

港如醇酒香回甘 收購唐樓留美景

居港28載過客已成「本地薑」 親身體會港人驚人「小宇宙」

常言道：「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」，來自美國的Dare Koslow閱讀這本書轉眼已28載，從陌生到熟悉；從舉目無親到高朋滿座，從過客搖身變成「本地薑」，他漸漸地領略到讀懂這本書的心得——「不能以封面來判斷一本書（can'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）」，不能以外界的標籤定性香港，只有親身在這片土地生活，才能體會「獅子山下」港人縱然面對荊棘滿途，仍迸發驚人的韌力，發揮小宇宙克服困難。他說：「只要仍相信香港、仍然熱衷於香港生活方式和文化，她（香港精神）就在這裏。」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啟業



◆Dare 裝修唐樓單位時，保留原有的門窗等面貌。

身為中環地膽的Dare日前帶著香港文匯報記者漫遊該區，走過阡陌縱橫的大街小巷，遇見的街坊無不熱情地與Dare打招呼。縱然膚色、種族、語言均不同，卻毫不阻礙他們之間的真摯交流，即使「雞同鴨講」，也能心領神會。

中環地膽與街坊熱情聊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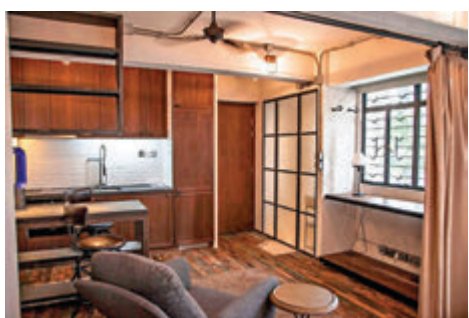
一行人走到中環美輪街Dare辦公室樓下的大牌檔歇腳，當時座位幾近爆滿，Dare主動以半鹹淡廣東話向老闆娘表示「3位」。老闆娘環顧四周，見無足夠座位，幽Dare一默說：「一個坐呢度，兩個坐大牌。」Dare隨即笑着向記者解釋對方「只是和我們開玩笑」。

老闆娘口說要食客「坐大牌」，暗地裏卻安排三個座位。Dare落座後馬上用有限的廣東話為各人點餐，也許店員已習慣，落單毫無難度。

從這短短半小時中環遊歷，可見Dare是比本地人更香港人。誰又能想像他於1995年旅居香港時，對香港竟是一無所知，也毫無淵源人脈，「之前我在美國紐約從事廣告工作，當年只知香港有很多工作機會便來了。」

香港確是機遇處處，他來港不久便找到廣告工作，但坦言對香港的第一印象一般，「當你第一次來港，第一感覺或會認為這裏的人冷漠和傲慢，令人反感。」但漸漸地，他發現「香港宛如醇酒，第一口可能噁口。隨後醇香回甘在齒頰之間，無限回味。他們或許不會第一時間信任你，但隨着時間推移，你展示和證明自己是值得信賴的人。他們一旦接受你，就會義無反顧同你建立友誼。」

因為愛，使Dare想保留這片土地的美麗風景——極富香港情懷的唐樓。Dare過去十幾年有一種奢侈的嗜好，像郵票愛好者醉心於收集郵票一樣，他鑽研香港唐樓結構風格，逐棟收購，目前已有



◆Dare 鑽研香港唐樓結構風格，逐棟收購。



◆Dare收購唐樓單位後經裝修為型格住宅出租。

20多棟唐樓收入囊中，保育翻新後再出租，將愛好變為養活自己的經濟來源。

欣賞港人勤勞、靈活變通

留港時間愈長，他愈發現香港充滿底蘊，見證不同時代下香港精神的變與不變。在他眼中，勤勞、靈活變通和永不言棄，是香港人始終如一的核心價值。「我常常問自己是什麼讓我留在這裏？不得不說，港人的堅持和價值觀，以及對家庭的重視，是我最欣賞的。這些都讓我成為港人當中一分子。」

至於變的，也許就是社會氛圍，Dare說前幾年香港似乎變得政治化，削弱團結精神，「特區政府要多加宣傳，正面解釋政府旨在努力創造穩定安全環境，只要市民與政府建立互信，秉持香港精神和發揮創造力，香港便能跨越疫後面對的障礙，經濟上和生活上能再創繁榮。」

他語氣堅定地說：「我對香港未來絕對有信心，我從來沒有感到比住在香港更安全的，亦從未獲得如此多的美好回饋。」



◆Dare想保留這片土地的美麗風景——極富香港情懷的唐樓。

讚唐樓承載港史 嘆漸遭公式化大廈取代



◆Dare與美輪街的網紅茶檔東主和員工熟絡。

長居香港的Dare對本地唐樓情有獨鍾，現時名下有25個唐樓單位，經裝修後已悉數租出。他表示，收購唐樓除是帶來經濟利益外，供養自己生活，更重要是唐樓滿載一種情懷，因唐樓是香港獨有文化，不希望一幢幢別具特色的唐樓被推倒重建，保育唐樓令其盡可能更長時間地保留，非金錢可衡量的回報，「對我來說這才是更大價值，為我帶來最大的快樂。」

「一旦消失了，便再無法體會」

香港愈來愈多唐樓被時代淘汰，他對此感到可惜。「唐樓正在被一座座非常同質化、非常平淡、非常公式化、非常技術先進的高層大廈所取代，但新建築並無任何特色，只令香港與世界上許多城市看起來沒兩樣。」他認為不少大型屋苑、商場和周邊設施也大同小異，「每個角落都有便利店、連鎖商舖、公園，只令人感到單調。」

至於唐樓，他認為是承載了香港的歷史和審美，「唐樓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是香港獨有，而且很有趣，每幢都會有差異，布局有不同。而唐樓的瓷磚地板、鐵窗、水磨石地的樓梯和欄杆等東西均無可取代，你不會（在新建築）再找到它們。一旦消失了，就不會再有機會體驗這些事物。」

深水埗筲箕灣物色舊建築

Dare收購唐樓單位後進行翻新，其間卻會保留原有門窗等特色元素，只加固建築物結構，以及粉飾為型格住所。他直言，最初收購唐樓單位的花費不多，「開始時沒有人想要這些舊單位，市價低，容易購入。當然我也看到有價格上漲機會，初時把注意力集中在上環和中環，現在中環的（唐樓）價格已變得很瘋狂。」

他空閒時的興趣就是到處物色唐樓，「開始探索其他地區，其

中深水埗是美麗的地區，有值得保留的東西，存在美麗的舊唐樓，並希望看到其他類型的舊建築亦得以保存。如舊廠房無疑可重新利用，也許是居住或是商業用途。許多房產一直空置，因沒有人看到其潛力。我們覺得有必要發展北部和建立人工島，但同樣地這些東西（舊建築）可善用的空間也很多，且容易得多，可轉化重用。不少舊建築被人空置、閒置甚或廢棄，實在可惜。」

除深水埗外，他亦在筲箕灣物色舊建築，「這是我發現我非常喜歡的社區，就像30年前的上環，仍保留許多原有特色，有很多家庭式小店（mom-and-pop shops），即當地人擁有和經營的有趣小店。不過，我估計不久將來情況會發生變化，那裏將出現一些畫廊，其後變得愈來愈中產化和現代化，但只要它（家庭小店等社區特色）還存在，我就愛這些地方。」



◆Dare認為，唐樓承載了香港的歷史和審美。

上環大坑都住過 今居西貢賞自然

記者手記

跟着Dare遊歷中環和上環，家住附近的香港文匯報記者十分慚愧，因為Dare比記者甚至許多地道香港人更熟悉香港。自認語言天分欠佳的Dare，對廣東話「半桶水」，但語言不通絲毫無阻他與街坊交流互動，一張笑臉助他勇敢踏出分享的第一步。

採訪當天，他帶著記者一行人到隔鄰的善慶街介紹經常光顧的食店，但見店舖有不少顧客，不便傳媒拍攝錄影。因此，他之後帶記者走進善慶街與美輪街中間小巷的一間理髮店，與老闆Banky以英語打招呼，Dare表示自己一直光顧該店理髮。而該店逢周六晚上會變身爵士吧，是音樂發燒友的聚腳點，在這區居住十多年的記者卻是首次聽聞。

Dare表示，他最初來港時曾居於寶馬山雲景道，「因為可以看到舊啟德機場的壯麗景色，我會坐在那裏看着飛機起降，在那裏待了兩年便開始探索香港。」

其後他搬往上環，在太平山道與四方街交界落腳後，便愛上這個社區，「該處有一家食店，三個老闆分別叫Johnny、Peter和

Sunny，所以食店叫JPS。我和他們成為了好友，更看着他們的子長大。

不過，食店很多年前已關閉。」不過，他現時最常光顧的是太平山街另一食檔，與老闆Tommy十分熟絡，農曆新年更會派利是給對方兩名兒子。

之後他在大坑居住了3年，「大坑有可愛的老建築，特別是在中央圖書館後面一帶，我住在那兒一個舊式的建築裏，樓底14呎高，有美麗的舊瓷磚地板和鐵窗。」他現時經常到大坑重遊故地，街坊遇見他仍會互相打招呼，故他十分喜歡這些街區。

由於仍記掛上環，他結果搬回該區一住便住了逾20年，先後在必列者士街與水池巷交界的一間舊印刷店舖翻新的單位居



◆Dare帶領記者遊走中區大街小巷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

住。他還保留該印刷店不少特色，如放字粒的櫃和掛在牆上的滅火筒，連寫滿電話號碼的牆壁也沒有洗刷，原汁原味封存該店特色。

不過，現時他已搬到西貢居住，原因除了為四隻愛犬擴大生活空間外，另一個考慮是他年紀漸大，搬往新環境較清靜，更可以行山欣賞自然風光。